

# 王利器推荐 古代文言小说

王利器 注释

● 大家推荐大家读

经典读物

● 著名学者精心诠释

● 中国古代文学的

● 一代宗师殷殷推荐

广陵书社



● 大家推荐大家读 ●

# 王利器

推荐

古代文言小说

王利器 注释

广陵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利器推荐古代文言小说/王利器注释.—扬州:广陵书社,2004.6

(大家推荐大家读丛书)

ISBN 7 - 80694 - 059 - 6

I . 王... II . 王... III . 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110 号

书 名 王利器推荐古代文言小说

注 释 王利器

责任编辑 孙叶锋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凤凰桥街 24 - 6 号 邮编 225002

发行部电话 (0514)7343427

网 址 [www.yzglpub.com](http://www.yzglpub.com)

E - mail: glss@yztoday.com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运河西路 215 号 邮编 225003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0694 - 059 - 6/I · 18

定 价 15.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编辑寄语

当代八位学界泰斗倾力推出的“大家推荐大家读”丛书，是前辈学者毕生思索、探寻、追求而得到的智慧的选择；是他们积一生治学之丰富经验，满怀挚爱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奉献的珍贵的礼物。十多年过去了，八位学者中，有的已经作古；而当年为本丛书作注的“弟子们”，如今也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因此，这一套丛书，包含了两代学者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崇高、美好的祝愿。

文学是不朽的。

愿这套包含当代中国学者心血的丛书，能长久地与您相伴，直到永远。

# **《大家推荐大家读丛书》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欣来 王 实 刘永明 关家鹤

孙叶锋 李春林 李 玲 胡友鸣

赵昌智 钟振振 陶 凯 梁刚建

曾学文



## 古代小说拾遗

王利器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一般中国小说史、研究论文和选注本，已出版的，亦已多矣；我认为趁热鳌翻饼，再来一个，有如床上安床，屋下架屋一样，甚无谓也。因之，这篇序文，只就时贤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略陈一二。

本书有三个特点，都是为向来写中国小说史、论文和选注本所没有提到的：第一是本书选入中国第一篇小说《本味》篇，就是《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列的《伊尹说》。第二是说明了敦煌写本三篇俗赋是小说。第三是说明了《文苑楂橘》是中国最早的文言小说选本。这三点，填补了中国小说史的空白。至于注文，订补一般选本的错误和没有解说的，亦复不少。

—

中国小说，远在先秦就已经出现，现在完完整整保存在《吕氏春秋·孝行览》的《本味》篇，应当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第一种《伊尹说》二十七篇中的一篇，这是中国小说现存最早的一篇，因之，本书即以之为选首，此亦“开宗明义”之意也。《汉志》本注写道：“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汉志》和本注，当本之刘向《别录》或其子刘歆《七略》，正好道出小说者流的特点。《汉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选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里阐述小说之产生，是符合历史实际

的。如淳注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颜师古注曰：“稗官，小官。”又引西汉末唐林《奏事》有“稗官”。《广雅·释诂》二：“稗，小也。”《唐书·陆贽传》：“算稗贩之缗。”稗贩犹言小贩。街谈者，《汉志》小说家著《青史子》五十七篇，《文心雕龙·诸子》篇：“青史曲缀于街谈。”《文选》张平子《西京赋》：“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又曹子建《与杨德祖书》：“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巷语，谓“庶人语”<sup>[1]</sup>，《史记·始皇本纪》：“三十四年，李斯议烧《诗》、《书》、百家语云：‘人则心非，出则巷议。’”陆贾《新语·至德》篇：“闾里不讼于巷。”《盐铁论·相刺》篇：“鄙人不能巷言面违。”曰巷语，曰巷议，曰巷讼，和街谈、道听、途说义同，都是所谓“庶人议”也。所引孔子语，《论语·子张》篇，以为子夏语，《后汉书·蔡邕传》载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恐泥。”颜师古注《汉书·东平思王宇传》引“小道可观”，亦以为孔子语。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七以为援引之误。我认为向、歆、班、蔡，两汉大儒，未必相沿其误而都失之不察，此盖传孔门文学科的子夏接闻于夫子之言而绍述之耳。此与《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内涵一致。怪，力，乱，神，后世话本，大都不外乎此。《庄子·逍遥游》称：“《齐谐》者，志怪者也。”王充《论衡》有《奇怪》、《死伪》、《纪妖》、《订鬼》诸篇，应劭《风俗通义》有《怪神篇》，爰至六朝，则志怪之书，层出不穷矣。清人袁枚所撰笔记小说即以《子不语》为名。《孟子·万章》篇：“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此可为“子不语”一语作注脚。而宋人周密所撰笔记小说，即以《齐东野语》为名。《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此为小说二字最早出现于先秦之证，而其言又不啻为《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



一语作注脚也。《汉书》本注，指出这样的作品，出于“依托”。今试取《本味》篇加以考察，完全是用虚构、夸张的手法，有头有尾地来描述伊尹以割烹要汤的故事。文中着重铺陈了四面八方绝远之国的美味佳肴，最后归结到“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这就是《孟子·万章》篇所说的：“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韩非子·难言》篇所说的：“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楚辞·天问》所说的：“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逸注：“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因缘烹鹄鸟之羹，脩玉鼎以事于汤，汤贤之，遂以为相也。”所谓负鼎俎、缘事鹄羹、七十说而不受之说，当在二十七篇中，《孟子》即明白指出这是“人有言”，可见《伊尹说》在先秦流传是颇为普遍的，是为人们喜闻乐道的，驯致司马迁撰《史记·殷本纪》亦大书特书“伊尹名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了。

《文选》张平子《西京赋》：“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李善注：“《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军使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李善注所引《汉书》，即见于《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虞初，雒阳人，又见于《汉书·郊祀志》。《汉志》以小说家与九流十家平起平坐，侈然而为九流之一家。《汉志·诸子略》：“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计凡儒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七家，三十六篇；墨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十二家，百七篇；杂二十家，四百三篇；农九家，百一十四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合得八十九家，四千五百四十一篇，多二百十

七篇，盖《班志》据二刘书而有所出入，惜掉以轻心，未及详加核对，致乃纳此败阙。《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四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引《前书》曰：“凡诸子百六十九家。”“百六十九家”，当为“百八十九家”，以“八”“六”二字形近而误也。其虞初一家，即有九百四十三篇，先秦著作卷帙之繁富未有逾于此者，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就是对于所谓“小道”，一则“弗为”，再则“不语”的孔子，也不得不承认“必有可观者焉”。

## 二

逮至后汉灵帝年间，又掀起一次撰写小说的高潮。

《后汉书·孝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己未，始置鸿都门学生。”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千人”字当有误。《后汉书·蔡邕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七事：……五事：……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又《杨赐传》：“光和元



年，有虹霓昼降于嘉德殿前，帝恶之，引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使中常侍曹节、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乃书对曰：‘……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鄧儉、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又《酷吏·阳球传》：“奏罢鸿都文学曰：‘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筒，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辨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淳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文选》任彦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鸿都不纲。”李善注引华峤《后汉书》曰：“元和<sup>[2]</sup>元年，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皆耻与为列焉。”寻《扬子法言·吾子篇》以为赋者，“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蔡邕又以为“辞赋，才之小者”。此当指当时“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之杂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四类，著录荀卿赋十篇，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十篇’盖‘十一篇’之误。《荀子》有《赋篇》、《成相篇》，《成相》亦赋之流也。《赋篇》有《礼》、《知》、《云》、《蚕》、《箴》五赋，又有《诡诗》一篇，凡六篇。《成相篇》……五篇，合赋之六篇，实十有一篇。”是《成相》即在荀卿赋十篇之中，又于杂赋类列《成相杂辞》十一篇，明《成相》自为一体，《荀子》收入《成相》，以其为荀卿所作故耳，非谓《成相》即荀卿赋也。此二者区分之故，当由“不歌而诵谓之赋”<sup>[3]</sup>，《成相》则讴歌之体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一《记孙卿韵语》：“《孙卿子》有韵语

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晓其义。《前汉·艺文志》诗赋类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则成相者，盖古讴谣之名乎？疑所谓‘邻有丧，春不相’者。又《乐记》云：‘治乱以相。’辅也。亦恐由此得名，当更细考之。”辅，不字，当为“糠”字形近之误，《乐记·释文》：“相即拊也，亦以节乐。拊者，以韦为表，装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齐人或谓糠为相。”《正义》云：“相即拊也，所以辅相于乐，故谓拊为相也。”《荀子·成相篇·集解》引卢文弨曰：“《礼记》：‘治乱以相。’相乃乐器，所谓春牍<sup>[4]</sup>。又古者，瞽必有相。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篇首即称‘如瞽无相何伥伥’，义已明矣。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汉书·艺文志·成相杂辞》十一篇，惜不传，大约托于瞽朦讽诵之词，亦古诗之流也。《逸周书·周祝解》亦此体。”案：苏、卢二氏之说是也。成读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之成，郑玄注：“成犹终也。”《汉书·外戚传》：“戚夫人春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莫（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成相篇》：“庄子贵支离，悲木槿。”原注云：“成相，出《淮南子》。”今《淮南子》无文，当是淮南王所作《成相辞》，亦即见于《成相杂辞》十一篇中者。《贾子新书·春秋篇》：“邹穆公死……傲童不讴歌，春筑不相杵。”明成相之辞，自周秦迄于炎汉，颇为流行。《文心雕龙·诠赋篇》：“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杂赋而斥之曰“不文”，《汉志》列《成相杂辞》十一篇于杂赋类，得此而灼然明白矣。亦由此而后知鸿都文学所造之赋为可歌之杂赋，卢抱经以为即后世弹词之祖，其说之确不可易也。盖成相杂辞模式，大都三字二句，四字一句，又七字一句，后来弹词，实造端于此。至于“连偶俗语，有类俳优”，不独鸿都文学所献之赋如是，即成相杂辞亦莫不如是。蔡邕称鸿都文学献赋者，无虑三十余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sup>[5]</sup>。鸿都文学所



献之赋，今不可得而见矣！余谓敦煌写本的杂赋，当即鸿都文学所献之赋之流风余韵也。今得见《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sup>[6]</sup>诸篇，不唯可明成相杂辞与后来弹词之关系，且可以之填补中国小说史这一页的空白。故今以《搜神记》之《韩凭夫妇》入选，且以敦煌写本《韩朋赋》作为附录，以资对照。此于治中国小说史，不无小补。下来的《负情依传》、《刘东山》诸篇亦有相应之附录，我认为较之以今译古，更为有当，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

### 三

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年间，既得江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为海内名士，或宣怨言。于是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廉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为中国空前绝后的一部古文小说总集；后来明人虽有《古今说海》之作，不过于《太平广记》中作贼耳。其于汗牛充栋的古文小说中推出第一部选本的，当为明人的《文苑楂橘》。今所知此书在日本现存有两个本子，一为德富苏峰氏所藏高丽活字本，一为宫内厅书陵部<sup>[7]</sup>所藏之高丽钞本。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应日本文部省邀请于东京、京都各大学讲学，曾往皇居，索观此书，以限于规则，未得复制，仅手钞全目以归。书凡两卷，自《虬髯客》以至《东郭先生》，都十九篇。高丽活字本，余未及见，亦不知南北朝鲜两处尚有此书否？若书陵部所藏的高丽钞本，既无选人姓名及序跋，又无成书年代，傅云子《东京观书记》<sup>[8]</sup>认为是“高丽翻明本”，我以为其说可信。一则以其书名与《文苑英华》相若，不过一则比诸花草之奇观，一则比诸果品之美味耳。《庄子·天道》

篇：“故譬之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sup>[9]</sup>《世说新语·品藻》篇：“楂梨橘柚，各有其美。”刘孝标注引《庄子》：“楂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于口也。”“粗”、“楂”，都是“楂”的俗字。《文苑楂橘》之名实本于此，盖有非外人之所得而详也。二则以此书盖由朝鲜人得之中国，然后由朝鲜流入日本。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朝鲜人好书》：“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载：“文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sup>[10]</sup>则汉籍由朝鲜传入日本，自公元三世纪而已然矣。今天我们着重介绍《文苑楂橘》，不惟以其为中国古文小说的第一个选本，亦以其具有只眼，所具篇目，我们大半都采用了。不过，我们这个选本，下限则迄于《聊斋》。《聊斋》以下，学步效颦者，有如黄茅白苇，弥望皆是，噫，“何足选也”<sup>[11]</sup>！故不欲以瓜皮搭李皮，狗尾续貂尾也。是为序。

### 【注释】

- [1] 《史记·周本纪》：“庶人传语。”《正义》：“传音逐缘反。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
- [2] 元和，当作光和。
- [3]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
- [4] 春牍，见《周礼·春官·乐师》及《释名·释乐器》。
- [5] 《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 [6] 三赋都见《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7] 即宫内省图书寮，战后，日本改称宫内厅书陵部。
- [8] 《白川集·东京观书记》页一〇二《删补文苑楂橘》二卷。《白川集》，日本文求堂印行。
- [9] 《庄子·人间世》亦有“粗梨橘柚”语。



[10] 据伊藤长胤《秉烛谭》卷一。书有享保己酉序，当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也。

[11] 《论语·子路》篇：“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汉书·公孙刘车等传赞》用其文，“算”作“选”。今借用。



## 目 录

古代小说拾遗 .....	王利器 (1)
本味 .....	《吕氏春秋》 (1)
燕丹子 .....	缺 名 (9)
廉颇蔺相如列传 .....	司马迁 (19)
西门豹治邺 .....	褚少孙 (27)
晏子使楚 .....	《晏子春秋》 (30)
附录:晏子赋 .....	(32)
干将莫邪 .....	干 宝 (34)
韩凭夫妇 .....	干 宝 (37)
附录:韩朋赋 .....	(39)
吴王小女 .....	干 宝 (43)
李寄 .....	干 宝 (46)
桃花源记 .....	陶渊明 (49)
刘晨阮肇 .....	刘义庆 (52)
过江诸人 .....	刘义庆 (55)
魏武见匈奴使 .....	刘义庆 (57)
周处年少时 .....	刘义庆 (58)
顾长康从会稽还 .....	刘义庆 (60)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 .....	刘义庆 (61)
王子猷居山阴 .....	刘义庆 (63)
王蓝田性急 .....	刘义庆 (64)
宗定伯 .....	曹 玺 (65)
楚人 .....	邯郸淳 (67)
贫人妄想 .....	殷 芸 (69)
离魂记 .....	陈玄祐 (70)

长恨传	陈 鸿	(73)
虬髯客传	杜光庭	(80)
崔护	孟 榮	(88)
赤壁之战	司马光	(91)
淝水之战	司马光	(101)
中山狼传	马中锡	(114)
负情依传	宋懋澄	(123)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冯梦龙	(131)
刘东山	宋懋澄	(151)
刘东山夸技顺成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凌濛初	(155)
娇娜	蒲松龄	(166)
婴宁	蒲松龄	(175)
促织	蒲松龄	(186)
席方平	蒲松龄	(193)



# 本味

吕氏春秋

## 【题解】

这篇是秦相吕不韦集中一批作家所撰《吕氏春秋·孝行览》中的一篇文章，应该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来写的，是现存古文小说最早的一篇。本味，研究美味。

二曰<sup>[1]</sup>：求之其本<sup>[2]</sup>，经旬必得；求之其末<sup>[3]</sup>，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sup>[4]</sup>。非贤其孰知乎事化<sup>[5]</sup>，故曰其本在得贤。

有侁氏<sup>[6]</sup>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sup>[7]</sup>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妇人<sup>[8]</sup>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sup>[9]</sup>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sup>[10]</sup>！”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sup>[11]</sup>，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sup>[12]</sup>。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长而贤<sup>[13]</sup>。汤闻伊尹<sup>[14]</sup>，使人请之有侁氏<sup>[15]</sup>。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sup>[16]</sup>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sup>[17]</sup>送女。

故贤主之求<sup>[18]</sup>有道之士，无不以<sup>[19]</sup>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sup>[20]</sup>。相得然后乐<sup>[21]</sup>。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sup>[22]</sup>智竭力，犯危行苦<sup>[23]</sup>。志欢乐之<sup>[24]</sup>。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独<sup>[25]</sup>。

士有孤而自恃<sup>[26]</sup>，人主有奋而好独者<sup>[27]</sup>，则名号必废熄，社稷<sup>[28]</sup>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sup>[29]</sup>，尧、舜得伯阳、续